

第十二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 一箱栗子

郑金冬

(软件学院 动画专业 2011 级)

“你说刘步赶？嗯，是个好人。”

如果你让认识刘步赶的人评价一下他这个人，百分之百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老实，热心，老好人。清一色的好评价。

而且无一例外地都会加上这么一句：“凡是求他的，没有不帮的。”

如此好的一个人，真是世间难寻。可是，只有刘步赶知道，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表面上的老好人形象，不过是装出来的。别人求他的大事小情，之所以无一例外地答应下来，不是因为真心替对方着想，而是害怕在别人眼里留下坏印象。每天的助人为乐，不过是违心之举。

“刘师傅，自行车借我骑骑。”刘步赶是工厂看门的，每天都会有人来借他的自行车。

“哦，好好，用吧用吧，给你钥匙。”刘步赶从窗户探出半个身子，伸长了胳膊把钥匙递过去。

“谢啦刘师傅。那我走啦！”

“不谢不谢，路上慢点！”

“好嘞！”

青年跨上车座绝尘而去，刘步赶慈父般的背影和夕阳融为一体。多么和谐的画面，如果现在有人拍下来，绝对会登上工会办的报纸。

可惜，没人听见此时的画外音。

“天天借我的车，就不会骑自己的吗？还真好意思啊，脸皮够厚的，占小便宜没够啊，你妈怎么教你的啊，啊？就不会骑自己的吗？没有还是买不起啊，那点破工资净给对象花了吧，看那德行，找的对象也不是什么好玩意，绝对比猪还难看！上班的点还出去，怎么不出事让车撞死！”刘步赶一边在心里咒骂，一边把牙齿咬得嘎嘣作响。

“咋了刘师傅？”一个来拿报纸的人闻声问道。

“没事没事，牙疼，牙疼。”刘步赶一边慌乱地频频摆手，一边连忙挤出笑容，只不过这笑容比哭还难看。

对于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刘步赶也常常思索。明明不是个好人，却要带上好人的面具，说话客气，逢人便笑，有求必应。但如此令人称道的行为之下，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想法，表面上对别人很大方，实则内心早把对方诅咒得体无完肤。

想来想去，刘步赶决定把所有的一切归结于他的母亲。

“谁让她这么晚才生的我！”这是刘步赶每次思考后的结语。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他妈生他太晚。他父母中年得子，又是独苗一根，所以对他疼爱有加。而这一切都被刘步赶当做自己异于常人的原因。

“是教育环境的问题！一定是！”这样有学问的说辞不是装的，因为刘步赶虽是个看大门的，却接受过高等教育，只不过中途退学了而已。大学时期的刘步赶是师生眼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每天上课都是第一个到，每天都坐在第一排上正对讲台的座位，有什么作业绝对是第一个上交，答疑的时候也是全专业唯一一个到的学生。人人都认为刘步赶是真心热爱知识，醉心于学术的人，因此对他敬佩有加。但实际上，刘步赶之所以这么积极，根本不是因为他爱学习，而是担心挂科，害怕挂科后重修时要应付的麻烦事，所以每天都逼迫自己赶快写作业，离考试还有半学期的时候就开始复习。每天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玩的时间为零。因此他无比憎恨学校，憎恨每一门课，憎恨手里的课本，恨不得把他们撕碎咬烂，放到脚下踩成碎片后付之一炬。

虽然心里这么想，但他还是仔细地把他们包上书皮，为了不弄脏书的内页，在书的封皮和内衬上记下工整且密密麻麻的笔记。

可惜天不遂人愿，尽管每天生活在高压之下，但刘步赶还是挂科了。

刘步赶选择自杀。可是刀子放到腕边时却没有勇气一鼓作气地割下去，而是按着刀片一点点向下压，结果只在肉上留下了一道白色的痕迹。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他不想死，而是怕疼，更怕万一没死成变成同学眼中的笑柄。

所以他决定暂时先不死，到楼顶吹吹风。结果他站在楼顶上时，却被当成了要自杀的人。大家听说好人刘步赶想不开了，于是蜂拥而至，一时间楼下人满为患。赶来的人有刘步赶的老师和同学，还有与刘步赶未曾谋面但被他的事迹所感动的人。楼下的人有的拿着大喇叭冲着楼顶喊，“步赶啊，你可别想不开啊，想想你爸妈啊！”，有的拿着巨幅海报办起“拯救好人刘步赶”

的签名活动，还有的人误以为刘步赶已经死了，临时在楼下办了个小型追悼会，人手一朵白菊花，另有民乐团的同学在一旁吹拉弹唱。

刘步赶看到这阵势，心想，坏了，这回闹大了。可是转念一想，大伙因为我的自杀这么费心，我要是不真跳的话是不是会让人觉得我是在作秀？会不会认为我在骗他们？会不会缠着我问跳楼的原因，或者干脆给我捏造一堆见不得人的丑闻？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真该跳呢？唉，可是跳下去摔在地上多疼啊，光是站在这往下看我就已经腿软了，更何况是往下跳呢？唉，我到底该不该跳呢？

就在刘步赶如此纠结了十分钟后，警察赶来，从后面把他抱住，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了下去。

刘步赶的成功获救，引起楼下人群的一片欢呼。人们眼泪汪汪地争相跑到担架前看望躺在上面的刘步赶。刘步赶装出虚弱的样子和那些人道谢：“谢谢，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再也不这样了。谢谢，真心感谢。”然而内心却在说：“这帮唯恐天下不乱的，怎么不去拍电影呢？”

自那以后，学校以心理状况欠佳为由将刘步赶劝退了，于是刘步赶提早结束了大学生涯，提着铺盖卷凄然返乡。他上火车那天，多到无法计数的学生排着长队到车站给他来了个十里送别，队伍里打头的学生还拉起了条幅，白底黑字，上书：步赶兄，虽走犹存。

车站里的人无不被这样的送行阵势所震慑，都伸长了脖子想要看看刘步赶是何方神圣。而此时的刘步赶正坐在即将开走的车厢里，从车窗探出身子和前来送他的人们泪别。最后车开走时，仍有几个人拽着刘步赶的手不放，以至于拽下了刘步赶的半个袖子。

车厢里，刘步赶擦去眼角硬挤出的眼泪，看着自己残破的袖子，狠狠地在心里把刚才那些人骂了个遍。

回乡后的刘步赶无事可做，父亲给他在镇上的工厂里找了个看大门的活。不到一年，人们就发现了传达室里的这个年轻人有求必应，是个热心肠的好人，于是都和他熟络起来，小小的传达室里，总是有人过来和刘步赶聊天。其中不乏喜欢帮人牵线搭桥的中年妇女，她们偷偷塞给刘步赶许多适婚女子的照片，但都被刘步赶回绝了。

刘步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怕结了婚后老婆给他戴绿帽子，有损他的完美形象，加之他只心疼自己，无心爱他人，所以干脆来了个不婚主义，和老爹老娘一直生活到现在。

平静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很多年，虽然每天过着心口不一的日子，但还是能勉强过活。他那种一想不开就寻死的做法也如海底火山般隐藏起来，多年不曾爆发。

然而日子不可能始终如此平静。

“喂，刘步赶吗？是我。”电话里传来刘步赶熟悉而又畏惧的声音。是工厂后勤科科长，刘步赶的上司。

“啊，是我是我，科长好，科长好！”刘步赶捧着电话连连鞠躬。

“步赶啊，有个事麻烦你。”

“啊，科长客气了，怎么能叫麻烦呢？您尽管说，我一定办到。”嘴上这么说，真实的想法却是：仗着是领导就占便宜没够，你麻烦我的事还少吗？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今天是有人给我寄来一个包裹吧？”

“嗯，是。”刘步赶记得那个，是今天早上寄过来的，是一个纸箱子，收件人是科长，只不过他没过来取，现在还放在传达室里。

“那是我亲戚给我寄来的，我有事要出差几天，那东西能不能先在你家寄存几天？”

“好的好的，没问题，您放心吧科长，放在我家，保证丢不了。”

“好，那就这样，谢谢你啊。”

“您太客气了。科长再见。”说罢，又习惯性地鞠了几躬。

那之后刘步赶把箱子带回了家，瞥了眼上面贴着的单子，物件说明处写的是“栗子”，也没多在意，放到一边去了。

第二天在传达室里，和平时一样有几个人坐在那里闲聊。刘步赶一边看着报纸，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们聊着。话题的内容无非是吹牛皮和侃大山，刘步赶没什么兴趣，可是碍于面子还是不得不出点回应。

“听说了吗，咱们厂的党委书记要换人了。”一个人挑起了新话题。

“是吗？原先的书记呢？”

“退休了。不过我听说，新来的这个挺厉害。”

“哦？怎么个厉害法？”刘步赶被他们勾起了兴趣，转过头问道。

“说他以前一直在机关，办事一向雷厉风行，眼里不揉沙子，尤其是在查公款去向上最有一套，听说——”那人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以前他待的单位，好几个人都让他弄进去了呢！”

“啊？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可不是吗。”

刘步赶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心想那又怎样，反正不关我的事，倒霉的都是当官的。

果不其然，几天后的全厂大会上，厂长郑重介绍了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几天之后，工厂宣传栏里贴的尽是反腐的宣传海报，每个部门车间和工厂各科的领导不仅要受上面的监察，还要受员工组织的反腐小组的监督。一时间，整个工厂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正义感。

“听说组装部那边查出了三万元亏空，现在正追查责任人呢。”某天，一个坐在传达室里闲聊的人说。

“是是，我也听说了，啧啧，不得了啊。”旁边的一人说道。

“这就不得了了？好戏还在后面呢。”

“哦？怎么说？”

“组装部那边能贪多少，也不想全厂最肥的是哪个科。”

“哪个？”

“当然是后勤科了。厂里添置点什么东西还不是他们去办？买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谁知道？报账时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哦，对对，有道理，还真是这么回事，”说话的人点头如捣蒜，“这么说我还真想起来，后勤科的科长，已经好几天没来了吧？不会是夹着尾巴跑了吧？”

“没准是，哈哈。”

“哈哈哈哈哈。”

一边的刘步赶听了，心想，怪不得那老头突然去出差呢，原来是避风头去了。叫他平时总是麻烦我，活该。

几天后，刘步赶发现许多部门领导不再像以前那样满面红光，昂首挺胸地进进出出了，个个面如菜色，一脸憔悴。原因是新来的书记如同清剿敌人根据地一般把各个部门从里到外地搜查一遍，立下明文规定，要求各部门的各项支出一律写明用途后公示，还要重新核算近三年的账目，提交关于部门支出的详细报告。如此的折腾，让那些领导个个心力交瘁，愁容满面。

“听说了吗，后勤科出大事了，四十万公款不知去向。”传达室里，一个来闲聊的人压低声音和周围的人说道。

“啊？不是吧，四十万？够判几年的了。”

“可不是吗，警察都来了，说是搜查物证，可是查了一圈没找着。”

“后勤科科长不是跑了吗，肯定让他带走了。”

“我看未必，这么重要的东西，要是被逮着就完了，我看呐，准是不知藏哪了。”

“对对，而且不能藏在自己家，肯定放在别人那里。”

听到这，刘步赶浑身一激灵，瞬间汗毛倒竖，头顶也冒出了冷汗。那个所谓的物证，不会就是放在自己家里的那个箱子吧？！

下班后的刘步赶赶疯狂地奔回家，把那个箱子放在屋子中央，又怕被人发现，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围着那个箱子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圈。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绝对不是什么栗子。难道是什么洗钱的记录？怎么我就这么倒霉摊上个这么个事！要是真的有什么，我不就是同伙了吗？天哪，这可怎么办呐！

那之后的几天，刘步赶因为这个箱子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他很想把这个箱子给扔了，又怕让人发现；想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又怕在上面留下自己的指纹；想把它毁了，又怕万一突然有一天科长回来找自己要时拿不出来。

如此一来，他就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心思全在那个箱子上，以至于几天几夜没合眼，精神完全处于恍惚状态，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走路有气无力，好像风一吹就能倒。反应也变迟钝了，叫他好几遍也没反应，半天才缓缓地转过头来。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面色蜡黄，目光呆滞。

这天，刘步赶回家后，走到屋子中间时，感觉全身无力，一头栽倒在地板上，昏死过去。

眼前出现一个高大的人影，周身黑色，看不清面孔，给人一种压迫感。那人猛地上前，抓住刘步赶说：“你就是刘步赶？”

“是，是我……”刘步赶感觉自己说话的声音连耗子叫都不如。

“你协助犯人窝藏物证被捕了，跟我去警局！”说罢，巨大的黑色人影拖着刘步赶往外走。

“等，等等，您听我解释，我是无辜的，我根本不知情啊，不信您问我们科长，”抬头间，刘步赶发现黑色身影背后藏着一个人，“咦，科长你在这啊，你快帮我说说，说我是无辜的，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事，您快帮我说说啊！”刘步赶一边被人往外拽，一边拼命扭过头向后嘶吼着。

谁知科长却不为所动，一脸笑意地说：“我又没逼你，是你自己愿意的，刘步赶啊，你活该。”

“你活该！”科长身边突然出现一群学生装扮的人，他们表情严肃地正视

着刘步赶说道。刘步赶发现，那些是他的大学同学。

“不是，不是这样的。大伙听我解释！”

“活该，活该，活该！”刘步赶说的话消失在空气里，只剩下无休无止的“活该”盘旋在周围。

“你活该！”说话的人是平时借他自行车的那个青年。

“你活该！”这次又是平日里窝在传达室里的那群人。

围绕在刘步赶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变成了一堵厚厚的人墙，“活该”二字像众人一起对刘步赶施的咒语，让他头痛欲裂，几近崩溃。

不知什么时候，周围的声音开始减小，众人开始四散而去。

“等等，别走！你们听我解释！”刘步赶伸出手去，却发现自己面前是一扇监狱里的铁门，把他和外界隔离开来，众人离去，周围开始寂静无声。此时那个巨大的黑色身影又出现了，狞笑着在铁门外对刘步赶说：“你就在里面呆一辈子吧，哈哈。”

“不！”刘步赶仰面朝天，发出一声悲鸣。

再度醒来时，刘步赶发现自己蜷缩成一团躺在地上，全身被冷汗浸湿，抬眼看看，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自己的家。

原来是一场梦。

可惜虚弱不堪的刘步赶已经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他认为一切都完了。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走进厨房，拿起菜刀，对准自己的腹部。

这次他没有犹豫，结结实实地切了下去。

刹那间，鲜血四溅。

刘步赶转动着眼球，最后看了一眼周围，闭上了眼睛。

几天后，人们发现了刘步赶的尸体，还有尸体旁的那个箱子。

警察打开那个箱子，发现，那只是一箱栗子而已。